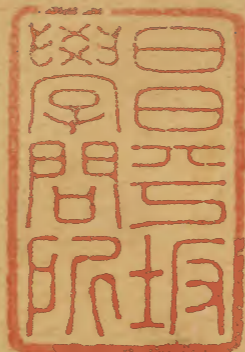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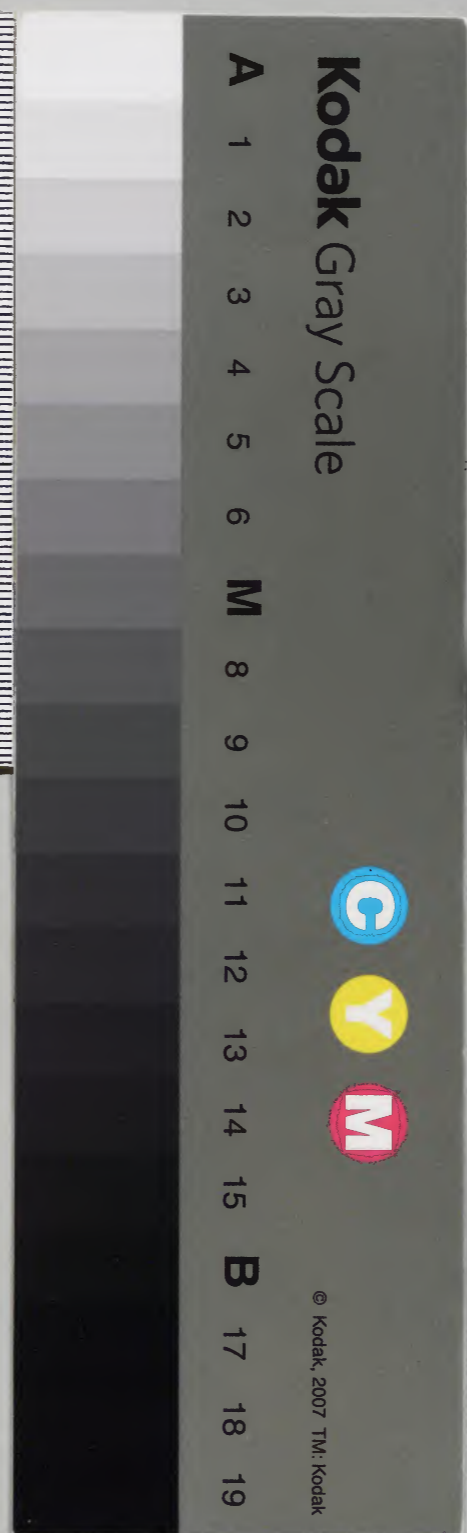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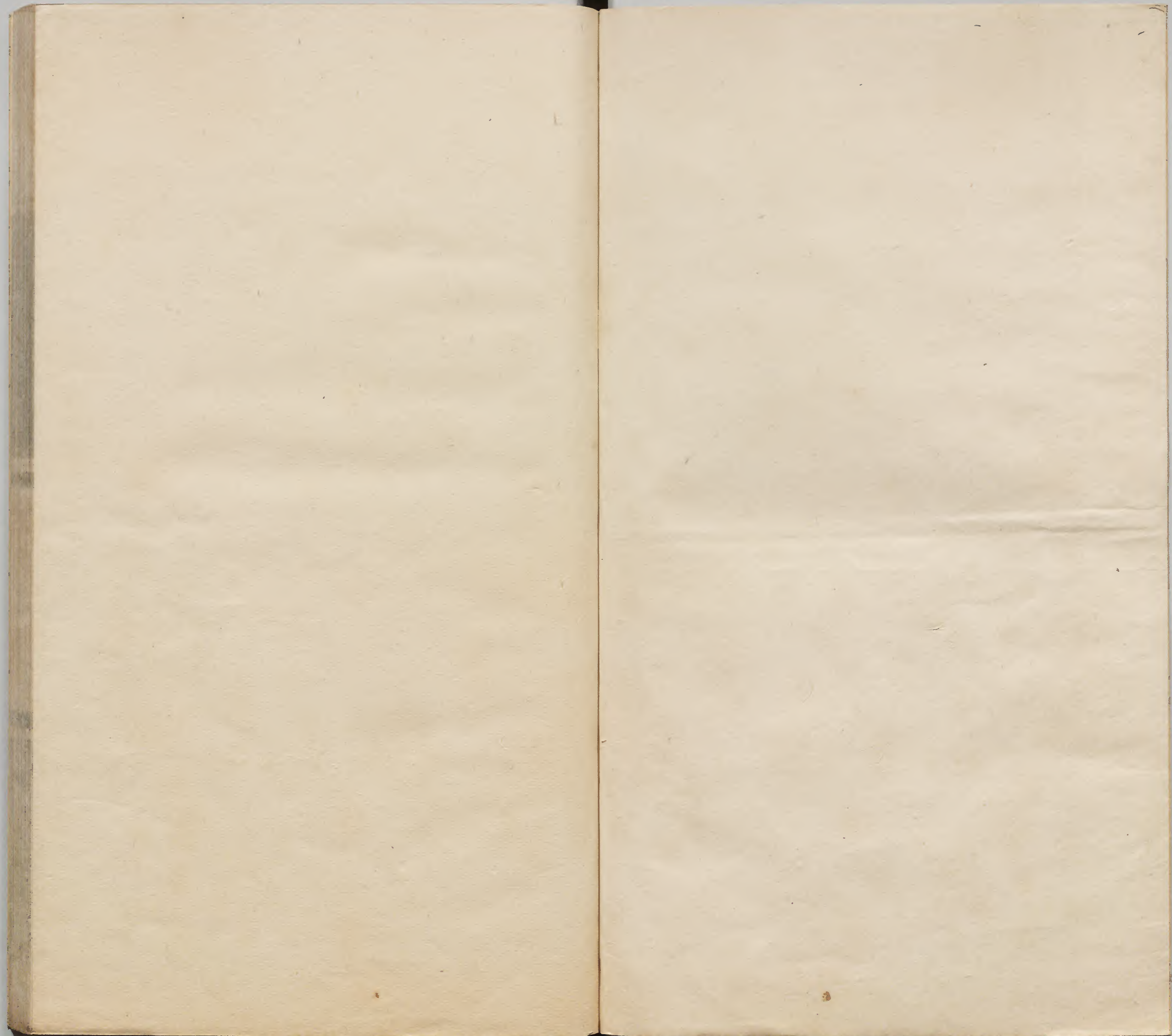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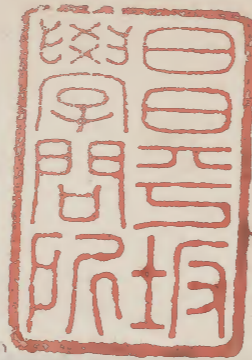
二百三十



|      |           |      |
|------|-----------|------|
| 内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1842 |
| 冊數   | 240 (230) |      |
| 函號   | 列 14      | 1    |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六

蟲牙部三

淺草文庫

莎鷄

終斯

蚣蝮

蝙蝠

守宮

蟻娘

白魚

塘娘

螂蛆

莎鷄

毛詩幽七月曰六月莎鷄振羽

莎鷄羽成而振訊之

陸機毛詩疏義曰莎鷄如蝗而斑色翅數重下翅正赤或謂之

天鷄六月飛而振羽索、声幽州人謂之蒲錯

爾雅曰幹天也孫炎注曰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頭郭璞注曰一名禿鷄也

廣志曰莎鷄似蠶蛾而五色亦曰犍雞

蠶斯

毛詩蠶斯曰蠶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蠶斯不妬忌則子孫

衆多也蠶斯羽詵：兮蠶斯也

毛詩幽七月曰五月斯蠶動股斯蠶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爾雅曰蠶斯宣龍切蟠相魚切也楊雄云春黎

也幽州謂之春箕角長青色班黑其股似璫瑁文五月中以

西股相嗟作声聞數十步

毛詩題綱曰蠶斯名蠶蟠一名春黍似蝗而小青色長股而鳴

喻后妃之性不妬忌子孫衆多

爾雅曰蠶音斯蠶郭璞注曰蠶蟠俗呼蟠

蝙蝠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携則服翼兩頭竝翔廢江淮山瀆之祠搖

光不明服翼九足服翼附鼠也

孝經援神契曰蝙蝠伏匿故夜食

爾雅曰蝙蝠服翼也齊人半為蠟或謂之仙鼠戕墨二音

抱朴子曰千歲蝠蝙蝠色如雪白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物得而

陰乾未服之令人曰壽四萬歲

玄中記曰百歲伏翼其色赤上則倒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受萬歲

小經曰交州丹水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嘗測其遠近穴中蝙蝠大者鳥多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

荊州記曰宜都夷道縣有石穴中有蝙蝠如鳥多懸倒

崔豹古今注曰蝙蝠一名仙鼠又曰飛鼠五百歲則色白腦重集物則頭垂故謂為倒挂鼠食之得仙

幽明錄曰淮南郡有物髡人髮太守朱誕曰吾知之矣多置繒

音以塗壁夕有數蝙蝠大如鷄集其上不得去殺之及絕屋簷

下已有數百人頭髻

范注治芦方曰蝙蝠七枚合擣五百發鷄鳴服一丸禹中凡遇發乃與粥清一升耳

守宮

毛詩節正月曰哀令之人胡為虺蜴蜴蜥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

陸機毛詩疏義曰蜴一名榮原水蜴也或謂之蜥蜴音淮蛇醫如

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也

春秋考異郵曰土釜水故守宮食蠶宋物曰守宮生於主蠶之物屬坎水也

爾雅曰蝾螈蜥蜴守宮也

轉相解得異語別似各也

漢書東方朔傳曰武帝置守宮盆下使射之朔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歧、脉、善緣壁若非守宮即蜥蜴為上曰善賜帛十疋

抱朴子曰謂蜥蜴為神龍者非但不職神龍亦不知蜥蜴

又曰沙磧無量而珠壁甚鷓鴣隼也飛而為鳳罕出也蜥蜴盈菽而虺龍希覲王

充論衡曰禹南濟於江黃龍負舟中人、五色無王禹乃嘆曰而稱曰我受於天竭立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蜥蜴

也龍去而亡

楊雄方言曰秦晉西夏謂之守宮其在澤者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鑿或謂之蝾螈北燕謂之祝蜴桂林之中守宮大能鳴者謂之蛤蜊

許慎說文曰蝾螈蛇醫以注鳴者在壁曰蜥蜴在草曰蜥蜴蜥蜴守宮也

淮南萬畢術曰守宮塗齋婦人無子取守宮一枝置甕中及蛇夜以新布蜜之懸於陰處百日治守宮蛇衣分等以乘和之塗婦人齋磨令温即無子矣

又曰守宮飾女臂有文章取守宮新合陰陽已壯各一歲之  
甕中陰乾百日以飾女臂則生文章與男子合陰陽輒滅去  
又曰取七月七日守宮陰乾之治合以水花水和塗女人身上  
文章則以丹塗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奸  
徐懷遠南越志曰成陽縣樹多守宮大者能鳴謂之蛤蜊郭義  
恭廣志曰守宮鱗色如此蛇而四足似蠃蜒有尺餘蠃蜒有屋  
壁間者有草野者有石上者  
博物志曰蜥蜴或蠃蜒以氣噐養之食以珠砂躰赤所食滿  
七斤擣万牴以點女人支体終身不滅故號曰守

崔豹古今註曰蠃蜒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  
其細五色者名為蜥蜴其短大者名為蜥蜴一曰蛇鑿大者長  
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一曰玄蜥一名綠蜥曹叔雅

異物志曰魚躍跳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  
相合事竟魚还水底蜥蜴近草中于寶

搜神記曰淮南書佐劉雅夢見蜥蜴從屋棟落其腹內因苦腹  
痛

夢詩書曰守宮為寡婦着垣墻也夢見守宮一憂寡婦人也

呂氏本草經曰石龍子一名守宮石蜴一名山龍子楊子云解

嘲曰今子乃以鵠鼻而嘆鳳皇執蠅蚘而嘲龜龍不亦病乎

蠅

爾雅曰蝘蝓一蠅也郭璞曰黑甲蟲噉糞者也

張揖廣雅曰天桂蠅蚘也一作天社

許慎說文曰蠅蚘一曰天桂

衝波傳曰蠅蚘無鼻而聞香

抱朴子曰玄蟬潔飢不羨蠅蚘穢飽

郭義恭廣志曰交州無蠅蚘

崔豹古今注曰蠅蚘能以土包糞轉而成丸莊周所謂蠅蚘之

智在於轉丸者也一名蠅蚘一名結蠅一名弄丸一名轉丸

夢書曰蠅蚘為憂財輔矣行也夢見蠅蚘憂財糧也

魚曰

爾雅曰蟬音白黑魚也衣書中蟲一名蚘魚音丙

張揖廣雅曰白魚蚘魚也

齊書曰明帝初有疾無輟聽覽群臣莫知及疾篤勅臺省府署

求曰魚似為藥外始知之

本草經曰白魚一名衣魚治婦人疝疝小便不利小兒頭中風

頂疆皆宜摩之生成陽



本草經曰衣中白魚一名蟬

苑王方曰治小便不利取白魚二七擣之冷糜爛分為數丸頓服之即通也

螳螂

易通繫卦曰螳螂搏蟬之蟲乘寒而殺之物自隱蔽而有所害捕搏之象也

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螂生不生是謂陰息

韓詩外傳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閣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為蟲之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公

曰此為天下勇士矣回車避之勇士歸焉

淮南子同

又曰楚莊公將伐晉告士大夫有諫者死孫叔敖曰臣園中有蟬榆上有蟬方奮翼悲鳴不知螳螂在後欲墮而食之螳螂方取蟬不知黃雀在後其也

孔記月令曰仲夏之月螳螂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螳螂名食蟬殺蟲

葛禮記注曰螳螂蟬蛸母也王瓚曰爾雅云莫辨螳螂同類物色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尤齊充以東謂之馬敷

爾雅曰莫辨螳螂蟬

螳螂有斧蟲江東呼為不過螳螂螳螂音謀辨戶各反

螳螂别名  
堂襄二音其子蜉蝣一名蜉蝣螳螂卵也  
蜉音禪音憚音憚音憚

張揖廣雅曰羊七蛻：當娘也。博焦夷冒焦蝶蛻也。

華嶠後漢書曰蔡邕在陳留其隣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至而酒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日嘻以樂名我而有殺之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自東至門而去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sub>二</sub>將去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脚吾心聳然唯恐螳螂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曰此足以當之矣

吳越春秋曰吳王夫差今於邦中曰寡人欲伐齊敢有諫者死

太子友因諷諫以激於王以清旦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浹履濡吳王夫差怪而問之太子對曰臣遊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見觀之秋蟬登高樹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起枝緣條曳腰拳刀欲設其形也螳螂貪心務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盛綠茂林徘徊枝葉欲啄螳螂也

莊子曰莊周遊於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執彈而留之宿名伺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臂且搏之執草其便也乙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貞貞身也莊周味然曰噫物固相累三類相召也指彈而反走又曰螳螂

怒臂以當輒車不知不勝任也是才之美者也

同司馬彪曰非不有用才不

聖仁

楊雄方言曰螳螂謂之鬣或謂之丁或謂之羊

郭璞曰江東乎鬣臆按尔

雅丁應下屬方言依此失其旨

許慎說文曰螳螂不過也一名螳蟻一名研父

邯鄲氏林笑曰楚人居貧讀淮南方得螳螂伺蟬自鄣葉可隱之

形逐於樹下仰取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先有落

葉不能復分別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章問其妻曰汝見我

不妻好時怕荅言見經曰乃厭倦不堪給云不見嘿然大喜賣

葉入市對面取人物吏遂縛詣縣一官受辭自說之本末官大

笑故而不治

夢書曰螳螂為亡人蔽匿草也夢見螳螂憂亡命者

范子計然曰螻蛄出三輔上價三百

吳氏本草經曰紫蛸條蝕蝕一名害焦一名致神農鹹無毒公

緩螳螂賦曰戢翼鷹峙延鷗鵠望推醫侯前翹翼高抗輪而軒

翥固齊侯之所向

郭璞螳螂讚曰螳螂氣蟲揮斧奮臂當輒不迴勾踐是避勇士

致斃勵之以義

螂蛆

春秋考異郵曰土勝水故螂蛆搏蛇宋約曰螂蛆生土地處隱物屬於蛟水也為伏

爾雅曰蒺藜螂蛆郭璞曰似皇大腹去角能食蛇腦

張揖廣雅曰螂蛆吳公也

莊子曰螂蛆甘帶司馬彪曰帶蛇小也螂蛆喜食其眼

抱朴子曰南人入出皆以竹管盛吳公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草中便有蛇也吳公見蛇能以

飽即死

淮南子曰月照天下歸於蟾於蟾諸螭蛇霧而始螂蛆

蟾諸月中蝦蟇也食月故曰食於蟾諸蛆蓋吳公也殆畏者也

沈懷遠南越志曰緩定縣多吳公其大者能以氣吸蜥蜴刈砍欺交州記曰大吳公出徐聞縣界其皮可以冠鼓朱永初記亦同

沈莹臨海異物志曰晋安東南吳嶼山吳公千萬積聚或云長丈餘者以作脯味似大蝦

嶺南異物志曰珠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皆如翠屏而東西不定悉吳公也

嶺南表錄異曰蜈蚣南越志曰云大者其皮可以鞞鼓取其肉曝為脯美於牛肉又曰長數丈能噉牛俚人或遇之則鳴鼓燃

大炬以驅逐之靛音

望

陶潛續搜神記曰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蟲人  
噉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詣之主人下食遊依常呪願一雙蜈  
蚣長尺餘便於拌中跳走遊快飲食安然無他王琰宜祥記曰  
沙門安法開者北人也嘗見吳公長三尺自屋墮地旋徊而去  
葛洪遐觀賦曰吳王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可畏惡越人攬之  
屠裂取肉白如瓠稱金爭買為美炙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七

蟲豸部曰

蚯蚓

蛭蟪

蠍

蟻

蚯蚓

河圖說徵曰黃帝起大蚯也

大戴禮曰蚯無爪牙之利筋脉之強上食晞土不飲黃泉者用

心一也

文子孫卿  
淮南子曰

禮記月令曰孟夏蜩螟鳴後五日蚯蚓出冬至之日蚯蚓結

孝結經援神契曰蟪無食勞無勢故無心

爾雅曰螿美引切螿苦显切吞他典切即螿

後漢書曰王元說隗囂曰神龍失勢還與螿同

帝王世紀曰黃帝時蟪大如虹

淮南子曰太陰在上螿結為陽候

枹朴子軍術曰螿見軍中尤多者軍罷又宜備反叛

慎子曰勝蛇遊霧飛龍乘云、罷霧與螿同失所乘故也

呂氏春秋曰黃帝時而見大蟪土氣勝故色尚黃高誘曰蟪螿也

淮南子畢術曰苓皮蟪脂魚鼈自聚注曰取苓之漬水斗半燒

石如炭狀以蟪蟪脂中已置苓皮水中七日已置沼則魚鼈自

聚矣

楊泉物理論曰檢身上欲莫過於螿此志士所不及也

郭義恭廣志曰閩越江北間蠻夷啖螿脯為羞

崔豹古今注曰螿一名螿蟪一名曲蟪善長吟於地中江東

謂為哥女或為鳴砌蟪蟪善二音

述異記曰劉德願兄子太宰從事中郎道存景和元年五月忽

有螿數十登其脊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嘗見也螿並張吐

舌大赤其年八月得願並誅劉敬叔異苑曰孟州王雙宋文帝

元喜初忽不欲見年帝取水沃帝地以菰蔣覆上眼息飲食恣  
入中去怕有女着青裙白領布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歷、有  
声發之見一青色白纓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  
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于時咸謂雙暫同阜蠶矣  
廣五行記曰陳後生時隋軍至江蚓益出森然如植箭陳氏水  
卿蚯蚓土蟲象陳氏自稱王士德尽出明傾其窟穴以曲歸直  
是歲隋平陳

又曰隋煬帝大業中河南有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暗婦切蚯  
蚯為羹以食之姑恠其味竊藏一啻以示兒、还見欲送婦詣

縣未乞而雷震其婦俄而從空落身如故而頭為白狗頭

郭景純蚯蚓讚曰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足分媾於阜蠶觸  
而感物無乃常雄

吳氏本草經曰蚯蚓一名曰白頭螻蛄一名附引

葛洪療喉卒腫方曰用白頸蚯蚓十四枚擣以塗喉外立愈

陶洪景集注本草經曰白頸蚯蚓一名土龍生蜚各平土白頸  
者是其老大耳

蛭螭

尚書曰鉅定螺

鄭玄曰鉅定澤也今屬樂  
安故有縣屬齊螺蛭牛也

爾雅曰蚘羸蜺

郭璞曰音移史即蝸牛也

禮記則內曰蝸蝻而菰食

張揖廣雅曰蠹羸蝸蝸牛蜺也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

曰觸氏有國於蝸牛之后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許慎說文曰蝸一曰蜺

山海經曰清要之山北望河西是多保壘

郭璞曰保壘蝸牛也

陶洪景集註本草經曰蜺味鹹寒毒一陵蚤一名土蝸一名

附蝸生太山地澤生陰地沙石垣下蜺八三十六禽限又是

四種角之例營室之精矣

### 蠹

毛詩魚藻彼都人士曰彼君子女卷髮如蠹

毛詩義疏曰蠹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蛟幽州謂之蠹左傳僖二

臧文仲曰蠹蠹有毒而呪國乎又曰鄭人謗子產曰父死於路

已為蠹尾

大戴禮曰神人有國蜂蠹不螫嬰兒

張揖廣雅曰杜伯蠹蠹也

說文曰蠹毒蟲也



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呼無賴華佗令温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寢但亭數為易湯令煖其日即愈

北史曰齊後主詔鑠南陽王綽起行在所至而宿之間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蠹將咀漢看時極樂後主即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喙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為後主寵

唐史曰劔南本無蠹嘗有人任主簿將之至今呼為主簿蟲  
莊子曰老聃曰王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隳四時之施其智惜音慘於蠹蝮之尾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

唐景龍文館記曰上巳日上幸於渭濱宴侍臣其賜臣等柳棧各一云帶之兇蠹毒碎温氣

于實搜神記曰安南城有冬宿者輒死有書生八亭宿明掘得蝮大耳琵琶長數尺亭遂靜

葛洪方曰蝮中國屋中多此江東無也

嵇合遇蠹賦序曰元康二年余中夜遇蠹客有戲余曰俗顏言

云過滿百為蠹所螫斯言信哉雖內省不疾而逢此害喟然而嘆遂作賦

蟻

焦贛易林震之蹇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

又復之萃曰蟬蟬大益不能上山却推跌蹶損傷其顏

韓詩外傳曰大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則為蟻所

大戴禮曰十二月玄駒賁蟻也賁走於地中矣

禮周官曰饋食之豆蜃蚘醢蜃蛤也蚘蟻子也

禮記曰擅了曰子張之喪分明儀志為馬褚慕丹質蟻結于四

隅鄭玄曰蚤褚之四角其大如儀行姓未相交錯也蟻蛄

又曰則曰蚘醢蚘蚘子也

又孝記曰蟻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蚘蚘蟬也蚘蚘之子微蟲耳時蟬之所為其功乃復

成大  
埜也

爾雅曰蚘蟬大螳俗乎為小者螳齊人乎蟬龔音打植耕螳赤駮

慰音飛螳有翅其子蚘蚘蟻仰周禮曰蜃螳醬

後漢書曰鉅鹿張角賊起皆着黃巾為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

名為賊蛾蛾音魚綺切即蛾字論賊衆多故以為名

張勃吳錄曰九貞移風縣有赤紫膠人視土智有蟻因蟻發以

以木枝插其中則蟻約而生漆堅疑如螳螂子子蝶蛸也折漆

以染紫其色正赤紫則此膠也

孟子曰羊肉不慕蟻：慕羊肉：羶也

莊子曰唾牛之昂沸蟻不得置一足焉喻聖王之法明奸至万數啗之

又曰東郭子問

莊子曰道安在莊子曰道在蝼蟻

又曰吞舟之魚蕩如而失則蝼蟻能苦之

孫鄉子曰不食者蟻不飲者蜂

韓子曰桓公伐孤竹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楊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乃掘遂得水

又曰千丈之提以蝼蟻之穴而潰

又曰以骨去蟻愈多以肉驅蠅愈至

呂氏春秋曰吞舟之魚陸處不全蝼蟻

淮南子曰千里之堤以蝼蟻之穴漏而百尋之屋却之燹突也

突也

枹朴子曰鷄有專栖之雄雌百擅澤之鳥音蟻有兼弱之智蜂

有攻寡之計人相殺御亦猶是耳

又曰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基局而旁轉如推磨而左行

日月右行隨而左轉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施而蟻右去

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未以左迴馬

又曰不尋之山焚於分寸之熾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

符子曰東海有鼇焉冠蓬萊而浮游於滄海勝躍而上則千云  
之峯數邁於郡岳沉沒而下則隱天之丘潛嶠於重川有蚺蟻  
聞而悅之與郡蟻相要乎海畔欲觀鼇焉月餘日鼇潛未出郡  
蟻將及遇長風激浪崇濤万仞海水沸地雷震郡蟻曰波之冠  
山何異我之戴粒道遙封壤之嶺伏乎窟穴也

山海經曰朱蟻其狀如蟻

郭璞曰蟻蚺蟻

在崑崙之墟

楊雄方言曰蚺蟻齊魯之間謂蚺蟻

立駝

西南梁益之間謂之

玄駒燕謂之蚺蟻楚郢以南蟻士謂之封

王充論衡曰人坐樓臺之士察地蝼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其

声何則蝼蟻之体細不若人行夫声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  
崇高非貞樓臺人体比於天非若蝼蟻於人也謂天聞之言隨  
善惡為吉凶誤矣

楊子法言曰食如蟻衣如華不以泰乎

劉義慶世說殷仲堪父病虛悸聞床下蟻動云是牛閔孝武不  
知殷父問有一殷病如此不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

郭義恭廣志曰飛蟻有蟻古者玄駒者也又有黑黃大小數種  
之蟻

劉欣朋交州記曰大和中人有至武嶺穴中有蚺蟻甚大西京

記長安化度廢寺內有疆音疆石徑三尺餘孔穴通連若欄倚樓臺之狀號曰蟻宮常云於中見蟻色其大若風動逾萬計乃掘及泉因得此石

張茂先博物志曰蟻知將兩

伏候古今注曰漢光武建武元年山陽有小蟲類人形甚衆明日皆懸樹枝而死乃大蟻也

崔豹古今注曰牛享問曰蟻曰玄駒何也荅曰何內人無何而見有人馬數千萬皆大如黍米旋動往來從朝至暮家人以火燒殺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成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蟻曰

### 玄駒

楊子法言曰吾見玄駒是也

楊孚異物志曰鮫鯉吐舌蛾附之因吞之人又開鱗甲使蟻入其中乃奮迅則舐敢之

劉敬叔異苑曰桓謙字敬祖太乙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且裝馬埒出緣机登竈尋飲食之或有切肉輒未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槊刺取徑入穴堅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解許大蟻死在窟中謙後以門釁同滅

古今五行注曰魏後顯宗天安元年六月兗州有黑蛾與赤蟻  
交關長六十步廣四寸昔蟻斷頭而死黑主北赤主南時春明  
帝殺少帝子業而自立大馬魏軍所破東魏孝靜帝武定四年  
鄴不有黃蟻關黃東魏戎衣色黑西魏戎衣色是時黃蟻尽死  
時高驪圍玉壁五旬不拔驪疾班師而薨

嶺表錄異曰嶺南蟻類極多有席袋貯蟻子窠鬻於市者蟻窠  
如薄絮囊皆連帶枝葉蟻在中和窠而賣也有黃色大於常蟻  
而腳長者南中甘子樹無蟻者實多蛀故人競買之以養甘子  
又曰交廣溪洞間酋長多收蟻郊淘澤令淨鹵以為醬或云其

味酷似肉醬非官客親友不可得也

夢書曰蚍蜉為小盜銜食行也夢見蚍蜉小盜衆也神光占曰  
行造酒家蟻聚中庭急去之

應璩百一詩曰大魏承衰弊復欲密其羅蚍蜉猶見得何去鮪  
與鰕從行既已備款復置黃沙

楚辭招魂曰南方赤蟻若象玄蜂若壺

應璩與曹昭伯牋曰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鳥雀昔陳  
司空為邑辛所在幽閑獨坐思辛賴遊蟻以娛其意以今之知  
不虛矣

郭璞蚘蜂賦曰歸般人之喪輿在四隅而交結濟春桓之窮師  
由山東之高垵感萌陽以潛步知將雨而封穴伊欺蠱之愚昧  
乃先識而似哲  
又曰蚘蜂讚曰蚘蜂讚為蠱之不才感陽而出應雨構臺物才  
無懷自然知未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八

蠱豸部五

縊女

馬炫

蜘蛛

蜡

竹虫

蓼虫

疥蟪

蝼蝻

尺蠖

蜘蛛

焦贛易林未濟之蠱曰蜘蛛作網以司行旋青蠅蛻噉以求膏  
腹

又井之遯曰蜘蛛南北巡行罔咎杜季利兵傷我心旋

毛詩幽七東山曰蠨蛸在戶

蠨蛸長  
也

詩義流曰一名長脚荊州河內謂之喜子云此虫來着人當有  
親客至亦如蜘蛛為罔羅居之

詩義問曰蛸，蟞，長脚蜘蛛也

列芳毛詩義筌曰蟞，蛸，長脚音崎，虛之，蛸，小蜘蛛，長脚者俗呼  
為喜了

爾雅曰坎，蜚

音斗

，鼯，鼯

音予

，土，鼯

在地中

，草，鼯，鼯

絡幕蟞

蛸，長，蛸

音倚小知朱長脚俗呼喜子也

廣雅曰鼯，鼯，罔，工，螭，螭，毒，螭也

夢書曰夢蜘蛛者其曰遂有喜事

魏志曰舒陶令葛原遷新與太守管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  
自起取燕郊蜂巢蜘蛛着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三物鼯，鼯，  
長足吐絲成羅尋罔求食利在昏夜北蜘蛛也舉生驚喜  
抱朴子曰太吳師蜘蛛而結網

又曰或以赤班蜘蛛及七種水馬以合為夷水仙九服之亦可  
以居水中又以塗囓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符子曰晉公子重  
耳齊與五臣而遊乎大澤之見蜘蛛布其網而執牙以食之公  
子重耳觀之顏謂其臣咎犯曰此蟲也智之薄者矣而猶役其  
智曳其網而執牙以食之况乎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



市絡地之網以供方夫之徇是曾不如蜘蛛之智熟可謂之人乎  
谷犯曰公子慎勿言也終行之則有邦有嗣矣

金樓子曰楚國鑿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焉有赤蜘蛛  
大如粟四面縈羅網有蟲獨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  
乃歎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官者人之網羅也豈可淹歲於是桂  
寇而退時人笑之謂舍謂蜘蛛之隱

楊椎方言曰蠶郭璞曰蜘蛛爾音朱螫也音無自閔而面秦晉之間謂之

蠶令江東米自閔而東趙魏之謂之蠶蠶音撥蠶或謂之蠶蠶音蠶

蠶音撥蠶者侏儒語之轉比燕朝鮮列水之間謂之毒蛇齊人又乎

言罔上音毒

東哲發蒙記曰蠅生積灰蜂出蜘蛛腐木為螢火螬出朽芻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湯出見羅者湯下車命解其三而面置其

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蜘蛛螫作網今人學結欲左者左欲右者

右欲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独命者

郭璞洞林曰渡移道路諸人並欲令郭璞射覆人人自持五月

五日蜘蛛者物悉驗遂不復命射

淮南萬畢術曰蜘蛛塗布而雨自晞取蜘蛛置雍中食以膏自

曰煞以塗布而不能濡也

又曰取蜘蛛與水狗及猪脂肪置甕中蜜以新縑僂懸室後百日視之蜘蛛肥殺之與以塗足涉水不沒矣又一法取蜘蛛二七板內甕中合肪百日以塗足得水行上故曰蜘蛛塗足不用

橋梁

王充論衡曰觀夫蜘蛛之絲以問飛蟲也人之用詎要過之

郭義恭廣志曰草蜘蛛在草上色青醜蠢在地上春行草間索索覆也

西京雜記曰樊噲問陸賈自古帝王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然呼賈曰有之夫目矐得食火花得錢財乳鵲噪行人

至蜘蛛集百事喜小故猶徵大亦宜然故目矐則况之乳鵲噪則餒之蜘蛛焦則放之况天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劉敬叔異苑曰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往來不絕後夕見大蜘蛛形如斗拌綠牀就琅便宴爾怡悅毋敢而殺之琅性理遂僻

劉義慶幽明錄曰某郡張甲者與司徒察謨有親嬌住謨家暫行數宿過則不反謨書眠夢甲云暫得行忽暴病患心腹病痛張滿不得吐下某時死主人殯殮謀悲泣相對又云我病各乳霍亂自可治但人莫知其藥故今死耳謨曰何以治之甲曰取

蜘蛛生斷去脚喬吞之則謨愈竟使人往甲行所驗之果死問  
主人病時人日皆與夢符後有軋霍乱者誠用輒差  
廣行五記曰如蛛集於軍中及人家有喜事

夢書鼈龜為大腹其性然也夢見蜘蛛憂懷任婦人也

葛洪廬方曰取蜘蛛一枝着飯中吞即愈成公緩蜘蛛賦曰獨  
高懸以浮處遂談罔於四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左憑廣履右  
依高廓吐絲屬緒目引結經織羅絡漠綺錯交張雲峯霧綴以  
待無方張望蜘蛛賦曰余嘯詠蓬蘆邀步丘園覽蜘蛛之為蟲  
焉東虛運巧構不假物欲足性命蕭然靖遠良可翫也伊蜘蛛

之為蟲縱微性乎天壤稟妙造如化靈忽無擬而想吐自然之  
織緒先皇義而結網憑輕羅以隱顯應大明之幽朗

### 緩女

爾雅曰蜺縊女

孫炎曰小黑虫赤頭三輔請之縊女此蟲多民  
多縊死郭璞注曰喜自經死故曰緩女

異苑曰縊女蟲也一名蜺長寸許頭赤身黑相吐絲自縣昔齊  
東郭姜既乱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姜亦自經俗傳此婦骸  
化而為蟲故以縊女為名

### 馬蛭音賢

爾雅曰蜾

音馬蛭切

也

郭璞曰益蚋也  
俗呼馬蛭音均

張揖廣雅曰旦子兼蟮強魚馬蟮馬蟮也

宋書曰王素声吞甚高山中有蟮其声清長聰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為蟮賦以自况

魯仲連子曰諺曰百足虫三断不蹶者持之者衆

文子曰善用人者若蟮之足衆不相害淮南子同

莊子曰夔憐蟮：憐曰吾以一足蹠土今单初而行了吾如矣

今子使萬足獨奈何蟮曰不然子不見夫唾乎噴則大者如珠

小者如露今子動吾天機不知所以然司馬彪目北燕謂蟮為日渠也

淮南子曰季夏草為蚘草得陰而死極中陰及隔之足蚘馬雖也

又曰蚘足走不及蛇物固有小不知大也

明堂月令腐草為蠋

楊雄方信言曰北燕馬蟮謂之蛆蟮

張茂先博物志曰馬蟮一名百足中斷則頭尾各異行而去

本草經曰陸一名百足

吾氏本草經曰一名馬軸

蟮

淮南子曰蟮知將兩高該曰蟮虫也大如筆管長三寸餘蟮音皆

竹蟲

淮南萬畢術曰竹蟲飲人自言其誠竹蟲三枝竹貞十枝如天  
治之欲得人情取藥豆燒  
酒中飲之不令醉以問  
其事必得其實也

蓼蟲

孔聚蓼蟲賦曰觀茲茂蓼紛葩吐榮爰有寓而準蟲厥狀似蛆  
犀聚其間食之以生悟物託事以况乎人幼長斯蓼草知其事

蜻螬

毛詩碩人曰膚如凝脂領如蝤螬蝤螬蜂蝎  
蟲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蜻螬生糞中

爾雅曰蜻音蜻曹也郭璞注曰在烟蜻蝎在木中有也今在異  
雖通名之蓋齊所也

莊子曰鳥足根為芥螬司馬彪曰鳥足草  
名生水邊曹齊也

淮南王克論衡曰蜻螬化育復育轉為蟬

楊雄方信曰蠚螬謂之蜻蛭自閉而東謂之蝤螬首養  
兩音或謂之

卷屬卷或謂之蝤亦半壹齊或半梁益之間謂之蝤音格或謂

之蝤或謂之蝤音貨蝤秦晉之間蝤或謂之天蟻蝤爾雅云穀天  
蝤謂後蝤耳而

方言以為蝤  
未詳其言也

淮南萬畢術曰黍成螬以秋各獲黍置蒲  
中即生蜻螬也

博物志曰蜻螬以背行駛於用足也

祖治志恠曰吳中書郎盛中至孝母王氏失明冲暫行勅婢食

母婢乃蜻螬蒸食之王氏甚甘美然非魚非肉汝試問之既而  
問婢服食實是蜻螬冲抱母慟哭母目霍然立開  
本草經曰蜻螬一名蟻齋主治血痺

蜈蚣

子曰然有一人身着練草衣恰直造席捧手典子然語子然開  
其姓名即荅云僕姓盧名鉤家在凜溪邊臨水復經半旬中其  
作入掘田塍西溝邊蟻堀忽見大坎滿中蜈蚣持近斗許而月  
數頭極壯一箇彌大子然至是始悟曰近日容盧鉤反音則蜈  
蚣也家在凜溪即西坎也悉准以佛湯自是遂絕

搜神記曰廬陵太守平原龐企字子刀自說其刀祖非罪繫獄  
時有蜈蚣蟲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富活我因投飯與之食及  
後來形稍大數日形如豚及當刑蜈蚣夜掘壁為以出龐氏常  
祠蜈蚣

范葛洪治箭鈞在咽喉不出方曰用蜈蚣腦屠之即出范注治  
不得小便方曰取蜈蚣大者二枝斷取体下以一升水漬之去  
皮飲之須臾便通

本草經曰蝮蝮一名天下蜈蚣一名蝮產難出棘刺在肉中潰靡  
腫下便哽咽解毒愈惡瘡

陶洪景本草經曰蝮蝮味鹹寒取自出者其自腰以前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九

蟲牙部六

蟾蜍

蝦蟇

蟋蟀

蚋蝨

鼠負

蠹

強蟬

蠶索

守瓜

蚰蜒

肥

蜚廉

蠲

蚤蝮

塵蟲

虵公

蝻蟪

余花

慈母

蟾蜍

春秋運斗樞曰紀辛政則蟾蜍月精田頭感翔感翔為妖

韓詩外傳曰魚網之設鳩則離之燕婉之得此戚施日戚施蟾蜍

喻鬼又子曰蟾蜍辟兵壽在立月之望

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而蟾於蟾諸騰蛇游霧而治於螂月中

蝦蟇食月中故曰食於蟾諸殆猶畏也螂蜺蟾爾雜謂之督蛭之大腹也上蛇不敢動故曰殆於螂蜺

蟀枹朴子曰蟾蜍三千歲

又曰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領角下有丹書八字再重以

五月五日中時取之乾陰百日以其足書地即為流水帶其左

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失皆反還自向也甚滋主

止大小便

尺蠖

周易下繫辟曰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蛰以有身也

爾雅曰蠖蚘蠖今蚘也

晏子春秋曰弦章為景公曰尺蠖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

說文曰尺蠖曲信蟲信音申

方言曰資音就子謂之尺蠖郭璞曰

曹子建長歌行曰尺蠖知屈申体道識窮達



傳休矣潛通賦曰螻屠体以求神兮龍階水而升雲飽明遠尺  
螻尺賦曰智哉尺螻觀機而作申非向厚誦非今薄靜值泉淳  
機踈過驚起軒軀而曠莽伏累氣而併形冰恭觸常刃靡迂逢  
嶮臧跡值夷舒步思好退之見猜哀必進之為蠹毋驤首以睥  
至常景行而翻路故身不豫托地無前期從方而應何慮何思  
是以軍筭慕其權國容擬其變高賢圖之隱淪智士以之藏見  
嘆蛇靈之久執羞龍得之方戰

郭璞尺螻讚曰貴有可賤有不玃嗟茲尺螻体此屈申論配龍  
蛇見嘆聖人

張協七命曰鷦鷯飛而生風尺螻動而成響

又曰辟兵法或以月蝕時刻三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  
所時之刀劍

玄中記曰蟾蜍頭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又蝕食山精之化也  
張衡灵憲曰昇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河圖  
曰蟾蜍去月天下大乱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晉灵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  
容五合如新玉取以盛水滴視

崔寔四民月令曰五月五日取蟾蜍可治惡疽瘡傳玄詩曰蟾

蝮食明月虹蜺薄朝日

蝦蟆

易通卦驗曰夏至小暑蝦蟆無聲

山海經曰鼃音山湖海出水焉東流于食水其中多活即師科

也尔雅咸曰活水也

爾雅曰驚蟄

郭璞注六蛙類音驚亦曰景

科斗活東

蝦蟇子也

周礼秋官下曰烟氏掌去鼃鼃焚物鞠同以灰洒之則死齊魯

謂鼃為龜也烟與取鼃尤恐鳴而聒人耳故言之

漢後書曰馬援為隗囂使公孫述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述

志識偏核如坎井之蝦事見莊子而妄自尊大如不專意東方

東觀漢記曰彭寵堂上聞蟄蝦聲在大鑪下鑿地求之無所得

張方漢記曰灵帝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昌門外喬東約八宮

又作翻車渴鳥施於橋西洒南北効

晋書曰有蛙名于華園惠帝問左右曰為官乎為私乎侍中晋

徹對曰在官地為官右私地為私

宋書曰張暢帝第收蟄為官在側大所傷醫云宜食蝦蟇膾收

甚難之暢含笑先嘗收因此乃食創亦即愈

齊書曰沈僧照別名法朗少事文師道士梁武陵王紀為會稽

太守宴坐池亭蛙名聒耳王曰殊廖絲竹之聰僧照呪厭十許  
口便息及日晚王久日欲其復鳴僧照曰王覩已闌令汝鳴即  
便喧聒

又曰下彬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蛤魚世謂此今僕也

又曰下蚪蚪唯翠淳暗水唯朝繼夕聿侈如鬼此今史謔事也  
南史孝義傳曰丘侏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年十四遭母喪以  
熟菜有昧不當於日歲餘忽夢見母日死亡分別耳何事乃爾  
茶若汝敢生菜遇蝦蟆毒灵床前有三丸藥可取根之侏驚起  
果得歐中有藥服之下蚪斗子數升

三國典略曰周天和二年春五安妖人典其徒偽云育臂因飲  
泉下得金佛其疾病愈於是遠近信之男女霧集水中有老黃  
蝦蟆全如金色乍出乍沒齊武成及百官已下負不飲之

隋書曰煬帝在東宮數有妖變乃命衛尉少卿蕭吉禳邪氣於  
宣慈殿座祭神是時孟冬地久無水乃有蝦蟆後西南未入至  
座忽然而矣

又子曰禽子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龜日夜恒鳴口乾  
舌擗然而不聽今觀是晨鷄時夜而鳴尺天不俱勤多言何益  
唯其言之時也

韓子曰越王勾踐代吾欲民輕此出見鬪龜乃下賦從者曰王

何敬也曰以其勇氣故也其後國人兒輕命死戰

淮南子曰夫蝦蟆為鷄水蠶為螭音聰皆生於非其類名蝦為鷄水中蠶為

化慕化為螭唯聖人能其知化

人曰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者也鼓造辟兵壽尽五月之望鼓造益謂

身當蝦養今也人五月望作身美赤作蝦慕美

國語曰趙襄子以尹鐸有寬政於晉陽其心和乃守晉陽後晉

師圍而淮之沉竈生龜民無叛意

神仙傳曰指蝦蟇使舞皆應絃節使止乃上

燕丹子曰太子自喜得荆軻永無秦又曰典軻之東宮臨也而

觀軻拾塲投龜太子令人秦幣金

物理論曰夫虛无之談尚其華藻此無異於春蛙秋单聒耳而已

風俗通曰爾蝦蟇掉尾俗說蝦蟇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

至冬祖祿相遂無他作掉尾爾謹投蝦蟇既處水中其尾又

短正能使掉之豈能爾乎原其所言當言夏馬患蚋掉尾振

擊常爾也蝦蟇夏馬因相似

崔豹古今注曰科斗蝦蟇子也一名懸釣一名玄魚形圓有尾

聞雷則尾脫脚生也

廣五行記曰懷州隰真觀東廊下柱已五十余年道士住之間  
有蝦蟇声不的居處後因桂朽壞也他柱易之研之於柱中得  
一蝦蟇其柱又無孔滌

嶺表錄異曰唐林藹為高州太守有鄉野小兒牧牛問田中有

蛤鳴蛤即大蝦蟇牧童遂捕之蛤躍入一穴中得一銅鼓其色翠綠

二射數處損缺其上隱起多鑿蛙鼃之狀疑其鳴蛙即銅鼓也精

楚辭曰蝦龜遊於樂也芳樂之也

成公綏陰霖賦曰百川泛濫潢潦流竈中生鼃庭運舟

### 蟋蟀

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虫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趣婦女織績女工  
之象今失節不居壁事女工不成有淫佚之行因夜為姦故為  
門戶夜開門戶人之所由出入今夜不開明非也

易通卦驗曰立秋精鳴白露下蜻蛚上堂

京房易妖占曰十月建甲為夷則蟋蟀鳴

毛詩蟋蟀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又幽七月日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

下箋雲自七月至十月入我床下皆謂蟋蟀也言將寒有漸非卒未也

陸攬毛詩疏義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添有膠角翅

一名蜚一名蜻蛉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蜚蠊督促之言也里十五  
語曰趣食鳴懶婦驚

詩義問曰噍啐食蠅而化成也

刘芳毛詩義笈曰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蛉楚謂之蟋蟀或謂  
之蜚南楚謂之王孫也方言同

蔡萑月令章句曰蟋蟀或謂之蜚亦謂之蜻蛉斯螽斯類  
礼記月令曰季夏之月蟋蟀居壁

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宋均趣織蟋蟀也立  
秋女工急故趣也

春秋潛潭巴曰蟋蟀集天子無遠兵

春秋說題辭曰趣織為言趣織也織典事遽故趣織鳴女作兼

尔雅曰蟋蟀蜚也郭璞曰今促織  
也一名蜻蛉也

周書時訓礼曰小暑之日温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

袁洪後漢書曰崔駰上書曰竊聞春陽發而庚鳴秋風厲而蟋  
蟀鳴盖氣使之然也

于定搜神記曰朽蒿為蜚麥為蟋蝶

崔豹古今注曰蟋蟀一名吟蜚秋初生得寒則鳴噪濟南謂為  
懶婦也

又曰沙鷄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鳴声如色織也絡緯謂

其声而紡也促織一日促機絡緯一名紡緯

既籍詩曰開秋肇涼氣蟋蟀鳴狀惟感物懷殷憂消然令心悲  
盧諶蟋蟀賦曰何慈虫之資生亦灵智之攸授享神氣之公眇  
体形容之微陋于時微凉既戒火灵告去玄乙辞宇翔運南顧  
風戾々而動柯露零々而墮樹月轉景而西類漢迴波而東汪  
厲清響於于宵激悲声以送暑王喪聖主借賢臣頌曰虎嘯而  
風列龍典曰至云蟋蟀侯秋陰蟬蟬出於陰  
楚辭曰澹容而而獨付兮蟋蟀於西堂

虫 刀 勞

詩義疏曰蠶音一名虫音刀勞音蟋蟀也

尔雅曰蟋味蟋蟻即蟋蟀也一名蟋蟀音人呼

家語曰孔子謂宰子曰遠山十里蟋蟀之声猶在於耳注

子曰蟋蟀不知春秋司馬彪注曰蟋蟀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故不知歲之春秋也

楊雄方言曰蟋蟀折齊謂之蟋蟀鹿楚謂之蟋蟀或謂之玲蟀

春謂之蟋蟀自閏而東謂之虫音或謂之蟋蟀音或謂之

蟋蟀音西楚卮秦通名江東又手為蟋蟀

風土上記曰秋帝勿蟋蟀鳴於朝寒將鳴於夜

鼠負

爾雅曰蟠鼠負也郭璞曰此羗吳底虫也曰說伊威鼠負別名未詳也

毛詩東山曰伊威在室伊威委

陸機毛詩疏義曰伊威在室一名委一名鼠婦在壁羗底土中

似白魚者也

說文曰蟠蟪音鼠婦也伊威黍稷鼠負也

于室搜神記曰豫章有一家婢在龜下忽有人長數

寸來竈問壁婢誤以履踐殺一人須臾遂有數百人着縹麻恃

官迎表凶義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皆是鼠婦作湯

澆殺遂絕

葛洪治鹿方曰取鼠婦虫十四枚各以糟封麩封之凡十四丸

臨發眼七丸便愈

陶弘景本草經曰鼠婦一名蟠負一名伊威一名委人俗為鼠

多在坎中皆則負之令作婦字如似重理又一名鼠姑家用此

悅媚人甚多方而應少

蠹

韓詩曰姑魚御索于何不蠹

爾雅曰蝟蝘木中蠹素即蛭

漢書曰文帝賜尉託書衣物佗因使者獻桂蠹一器



文子曰山在金反自刻木生蠹还自食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久雀梁蠹書于羽陵

謂暴蠹出公日蠹因書也

杜室大業拾遺曰七年始安郡獻柱蠹四瓶一別一千頭紫色

香辛有味啖之去陰痰之疾

强蛭音千

爾雅曰姑蠶强蛭也

郭啖曰來谷中蠹小黑虫也建中人呼為芋子音芋

方言曰姑蠶强蛭也

郭啖曰來谷中蠹小江東謂之姑蠶也

蠶菜

爾雅曰蠶

音餽 蠶菜

郭璞曰似天牛也長角体有白点喜蠶菜樹作孔藏其中江東呼為蠶也

守瓜

爾雅曰蠶音權 典父守瓜也

郭璞注曰今瓜中黃小虫喜食瓜業故曰守瓜

蚰蜒

爾雅曰蟻銜入耳

蚰蜒也銜音銜

方言曰自閔而東蚰蜒謂之蟻銜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蟻音長 蟻

所宜切 趙魏之間或謂之蚰音干 蚰

北燕謂之蚰 蚰

廣雅同切蚰蚰奴六音尼

蟹音肥

廣行五記曰春秋魯莊公二十九年蟹列向以為非此半國所

有南越暑男女同川澤淫乱所生為虫是惡時公娶齊淫女作

夫人

後漢書曰王莽地皇言蟹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綠奔發吏捕之非於時天下大亂尋而奔販見殺

蜚麤

本草經曰蜚麤味鹹治血脈遂下血破積聚喉痺生晉地山澤中二月採之

吳氏本草曰悲厲虫神農黃帝云治婦人寒熱

蠶

爾雅曰國音貉音虫蠶也音計西切今乎蛹虫為仰廣雅曰工蠶蠶也

蚤 搜音永

說文曰蚤多足虫也

廣雅曰矜變蝮也

博物志曰蠿蝮虫溺人影亦隨所着處生瘡廬氏曰以鷄腸楊塗經自即愈

麤虫

兵氏本草曰塵虫一名土鼈

蛇公

異苑曰海曲有物名蛇公形如覆蓮花正日度闡揚都賦曰蛇公沉光於海

螿螿當上知栗切  
王多即切

爾雅曰王蚨音湯也郭璞陸曰即蜴蝥也似蜘蛛在穴中有盖令河北人皆呼為蚨蜢也

金花

竺作真登羅山疏曰金花虫大如班猫形色文彩如金是龜屬得之養翫你曰

茲母

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

虫牙部七

蜻蛉

青蚨

蜂

蜾

蝗

蠟

水馬

水蛭

短狐

沙虱

十二時虫

蜻蛉

揚雄方言曰蜻蛉謂之蛉郭璞注曰六足四翼也淮南呼蠟劫也  
說文曰蜻蛉一名棠根

爾雅曰虹音蜺音負勞郭璞注曰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黎未詳

莊子曰童子埋蜻蛉頭而化為珠

尸子曰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莊子曰王獨不見夫蜻蛉養成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不知夫五尺童子將調釣膠絲加之四仞之上而下為蝼蟻所食

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蜻蛉者每朝居海上從遊有蜻蛉至者數方前後左右尽蜻蛉也終日翫之不去其父告曰聞蜻蛉

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翫之明日往之海上無至者

東方朔別傳曰上置蜻蛉蓋下羅諸數家獨使朔易對白馮翊翊六足四翼頭如珠尾直正長尾短須是非勾篋即蜻蛉上日善賜帛十匹

崔豹古今注曰蜻蛉一名青亭日胡蝶色青而大是者也小而黃者胡離一日胡梨小而赤者曰赤一日絳騶一日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鳥赤羊犬人

又曰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黃紺遼東人謂為紺蟠亦曰童蟠好以七月犀飛間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蝦

化為之

青蚨

廣雅曰螻蛄青蚨也

披神記曰南方有虫名螻蛄音敷形如蟬大味辛美可食其子

著草葉如蚕種得其中子則母飛未雖潛取必知殺其母塗子

塗貫用錢去貨旋則自还

淮南方輿術曰貴跌还錢青跌一名魚或曰蒲以其子母各等

置瓮中埋東行陰桓下三日後間之即相從以母血塗八十一

錢亦以子血塗八十一錢更牙市置之用置母用子錢皆还也

蜂

爾雅曰土上蜂今江東呼大蜂在土中作房者為土蜂咬木蜂其子即馬蜂也今荆楚間呼為蟪音蟪

以土蜂而小在樹上作房

方言曰蜂燕趙之間謂之蜂蟪蒙翁二音或謂之蚴音魚其大有蜜

謂之壺蜂取今黑蜂穿竹木作孔亦有蛩者呼師

山海經曰平逢山有神如人二首名曰嬌虫是監虫實惟蜜之

廬也

又曰大蜂其狀如螽

洪範五行轉曰秦昭王三十八年上郡大既飢山木尽死人無

斷食蜂日食田苗

左傳僖宗田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邾邾不護備而禦之威  
文仲曰國無以十石可易也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呪國乎

孝經援神異契曰蜂蠆蠱芒

蜂屈毒在後  
故言垂芒

謝承俊漢書曰豫章嚴豐字益侯為郡主簿太守賈翮奉兵欲  
誅王莽有飛蜂附明車衡豐諫以為不祥之徵翮不從果見殺  
王隱晉書曰太尉陶侃表倉曹參軍袁謙為高良太守未至百  
餘里浦中有蜜蜂蔽日而不謙船上謙不覺甚惡會德屈群文  
書賊欲東虛攻郡謙欲速赴明早進西南卒遇大風飛沙天地

合不憂得還浦遂漢海中

晉書曰郗謏對武帝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  
於懷神勇天為之螫駭書於意外故也

淮南子曰蜂房不容鵠卵

房巢也

小形不足以苞大体也

抱朴子曰軍行卒逢群飛蜂及螫虫若蜜尤多者必大戰驚於  
藏伏之賊也

列女傳曰尹吉甫子伯其至孝事後母取蜂去蟻擊於衣上  
伯奇前欲去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見疑伯奇自死  
葛仙公別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客曰當請先作一奇戲食未竟

仙公即吞口中飯成飛蜂滿屋或集容身莫不震肅但皆不  
螫人良久仙公乃張口見蜂飛入中口成飯

永嘉地記曰七八月中常有蜂羣過有一蜂先飛覓止泊處人  
知輒內木桶中以蜜塗桶中飛者聞蜜氣或亭不過三人四米  
便羣悉至

博物志曰遠方諸山出蜜蠟處人家有養蜂者其法以木為器  
或十斛五斛開小孔令絕該容蜂者其蜜蠟塗器內外令遍安  
着簷前或庭下春月此風將窠作生育時來過人家園垣者捕  
取得三兩頭便內着器中數宿出蜂飛去尋將伴來或或多或

少經曰漸益不可復數遂停住往來器中所滋長甚重至夏開

器取蜜蠟所得多少隨歲中所宜豐儉

芦氏曰春至秋末始有  
蜜脫者至冬余所見今

云夏未  
詳其故

又曰諸遠方山群僻處出蜜蠟、所着皆絕巖石壁非去不  
還餘窠乃蠟着石不尽者有鳥形小於雀群飛千數來啄之至  
春都尽其處皆如磨洗至春蜂皆還洗處結故如年、如此物  
無錯乱者人亦各、占其平處謂之蠟塞鳥謂之灵雀捕搏終  
不得也

宣驗記曰元喜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

資產子女遂入佛圖搜掠財宝先是諸供養且別封置一室賊  
破戶忽有蜜蜂數万頭從衣簾出洞時噬螫羣賊身首腫痛兩  
眼盲合先諸所掠皆弃而走蜂飛邀逐噬擊弥路賊遂惶惧從  
便道而去時是獵日所縛子女名还其家

廣五行記曰秦昭王委政于太后第穰侯用山林尽死蜂食人  
苗稼時歲大饥又相食穰侯罷免歸第

嶺表錄異曰唐刘恂魯遊宣歙間見被中人好食蜂兒狀兒蚕  
蛹而坐白大蜂結房於山林間其大如巨鍾其中不知幾百層  
村人採時須以草衣蔽身以捍毒螫復以煙火逼散蜂母然後

攀緣崖樹斷其根一房有蜂兒五斗或一石者三分中一起足  
其矣即如監酪炒之曝乾以小紙囊貯之寄人京洛以為方物  
楚辭曰玄蜂如壺

蜂

左傳曰十五年冬蜂生

尔雅曰蜂蟻也

音復陶

蝗

礼記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則虫蝗而敗

機陸毛詩疏義曰阜螽蝗也今人謂之螽子兗州人謂之螽



唐書曰貞觀中終南等數縣蝗太宗至死中見蝗擗數枚而呪  
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也百姓有過在於子  
一人尔其有灵但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恐致生疾遽  
未諫止太宗曰所異移災勝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為  
災  
漢實錄曰乾祐初開封府言陽武雍丘襄邑蝗府尹侯益遣人  
以酒饋致祭三縣蝗為鸚鵡裏食勅禁羅文鸚鵡以其有吞噬  
之異也

蠋

毛詩豳七月日蛸者蠋烝在桑野蝶

爾雅曰蛇鳥蠋

音也郭璞注曰虫大如損似屋  
孫炎注曰蝶一名鳥蠋也

廣志曰蠹蠋有五色者槐香蠋五采有角甚臭白澤曰蠋有角  
采文長尾者龍也殺之兵死

韓子曰蠲似蛇而蚕似蜀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漢者持  
蠲婦人拾蚕利之所在皆為青育

水馬

南州異物志曰交趾海中有虫狀如馬形因名曰水馬婦人唯  
產者手握持此虫或燒作屑服之則更易如羊之產也

凡物之中  
羊產之易

抱朴子曰以黑班蜘蛛及水馬含塢夷水仙九眼之可以居水中

徐埭南方草木志曰海中有魚或黃或黑海中民人名作水馬捕魚得之不可啖食暴乾燻之婦人產難使握持之亦可燒飲

水虫

尔雅曰蛭蟻郭璞注曰今江東呼水中蛭虫入义用者為蟻音祈也

客書曰蕭季敞為廣州刺史為多讓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為蛭所蝥肉尽而死

常璩華陽國志曰南廣郡土地無稻田蚕桑多蛇蛭虺御

王統論衡曰蛭食血之虫惠王治有集血之痰故食痰血之虫而病愈也不然則賢者操行豈若吞蛭除病賢者常無病也張茂先博物志曰水蛭三断而成三物

本草經曰水蛭一名至掌未鹹治惡血痲結水閉破疑積利水道

陶洪景集注本草經曰水蛭味鹹苦平微寒有毒一名蛟生雷

澤地澤蛟音其

短狐

毛詩何人斯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蜮短强也

韓詩外傳曰短狐水神也

陸機毛詩疏義曰為鬼為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龜三尺江淮水皆有人在岸影見水中投影則殺人故曰射影也南京人欲入水以瓦石投水中令獨乃入也或又舍沙射人入人肌其病如疥

魯莊公十八年秋經書曰有蜮傳利不為災也

穀梁傳莊公曰秋有蜮傳利一有亡曰有言不常也蜮射人者也短令

狐射人為疾是也左傳同

廣雅曰射工或短狐也

書紀年曰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焉玉化為蜮射人

齊書曰屠氏女畫彩樵夜清以供養父母俱卒親迎殯塋負土成墳忽空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鬼魅弗取遂得病積時數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識毒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為人療疾無不愈者家產自益

抱朴子曰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虫也伏以鳴啁而如合杯有翼能飛無目利耳口有橫物如聞人聲緣口

中物如角弩以氣為天激水而射人中身者即發瘡不曉治之  
什殺人其病似人傷寒不食皆死

又曰射工蛭冬天蟄於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蛭也 在其雪不積  
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  
天自辟射亡也

玄中記曰水狐者視其形虫也氣其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黑  
廣寸許皆上有甲厚三分許其口有角向前如角狀見人則氣  
射人去三三步即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

地理書曰江南山溪永中有射工蛭甲虫之類也長一二寸口  
有弩形以氣射人影隨所差處發瘡不治則殺人

### 沙虱

廣雅曰沙虱蛭也

旋音

廣志曰沙虱色赤大不過蠖在水中入人皮中殺人

廣書曰南中山川有鳴鳥之地必有犀牛有沙虱水弩必生可  
療之草

又曰南平僚部落土氣多瘴厲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

淮南万畢術曰沙虱一名蓬活一名地脾

抱朴子內傳曰沙虱兩後及人暮踐沙必着人如毛髮端初着

人便入里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着人便入里止動若不挑  
即此虫便有行身殺人行虫之地每还輒當以火自炙今通則  
虫随火去也水陸皆有之

博物志曰深山窮谷多毒瘡之氣則有瘡厲人則有工虫獸則  
有虎鳥則有鳩蛇則有蝮虫則有射工沙虱草則有鈞吻野葛  
其餘則蛟莽之屬生焉

本草經曰沙虱一名石蚕

葛洪方曰辟沙虱用射香大蒜合羊脂搗着小箇中帶之良

### 十二時虫

博物志曰交州南有虫長或一寸大小如指有廉襪一且切形似  
白石英不知其名視之無定色在陰地色多細綠出日光中變  
易或青或綠或丹或黃或紅或赤女人取以為首飾宗岱每深  
以為物無定色引雲霞以為喻託此以助成其說今孔雀毛亦  
随光色變意或黃或赤但不能如此虫耳

嶺南異物志曰容州有虫如守宮身圓而須長頭有冠幘一日  
中隨時变色青黃赤白黑未嘗定土人不能名呼為十二時虫  
齧不可療

又曰南方有虫大如守宮足長身青肉鬣亦色其首随二時變

變子時鼠丑時牛亥時猪性不傷人名曰避後見者有喜慶  
嶺表錄異曰十二時虫則跳師蚘蟧之類也土色者身尾長火  
餘腦上連背有髻鬣草樹上行極迅速亦多在人家籬落間傳  
去一日隨十二時變色因名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五十

